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The world adventure story



地心游记

(法) 凡尔纳 著

叁 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法)凡尔纳(Verne,J.)著;叁壹编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8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44-5

I.①地… II.①凡…②叁…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1547号

世界经典历险故事 地心游记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法)凡尔纳(Verne,J.)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44-5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目录

- 第一章 李登布洛克叔叔
-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 第三章 叔叔也迷惑了
- 第四章 我找到了钥匙
- 第五章 叔叔的决定
- 第六章 辩论
- 第七章 行前准备
- 第八章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 第九章 冰岛见闻
- 第十章 冰岛的一次晚餐
- 第十一章 向导汉斯·布杰克
- 第十二章 去斯奈弗的路上
- 第十三章 即将到达斯奈弗山
- 第十四章 最后的休整
- 第十五章 斯奈弗山顶
- 第十六章 火山口底
- 第十七章 开始真正的旅程
- 第十八章 海面下一万英尺
- 第十九章 “我们一定要实行配给了”
- 第二十章 一条死胡同
- 第二十一章 渴!
- 第二十二章 还是找不到水
- 第二十三章 “汉斯，对!”
- 第二十四章 海下
- 第二十五章 休息一天
- 第二十六章 我走失了

第一章 李登布洛克叔叔

我的叔叔李登布洛克教授住在科尼斯特拉斯街十九号，这是汉堡旧城区里一条最古老的街道。1863年5月24日，星期天，我的叔叔急冲冲地赶回了他那所小住宅。

家里的女佣人马尔塔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因为饭菜刚刚开始往锅里一作响呢！

“瞧着吧，”我心里想，“叔叔的性子比谁都急躁，要是他肚子饿了，准会大喊大叫的。”

“怎么，李登布洛克先生已经回来了！”马尔塔打开餐厅的门，神情惊惶地喊着说。

“是啊，马尔塔，不过不用担心饭还没做好，现在还不到两点钟。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刚敲过一点半钟。”

“可是，为什么主人这么早就回来了？”“或许他自己会告诉我们的。”

“他来了！阿克塞先生，我得走了。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最好躲起来。”说着，马尔塔回到厨房——她那个安全领地去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但是，要想成功说服一位脾气暴躁的教授，像我这种优柔寡断的人是无法做到的。我正打算悄悄地跑回我在楼上的小屋时，临街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只听沉重的脚步压得楼梯作响，这房子的主人穿过餐厅，跑到他的工作室去了。

不过在他急促穿过餐厅的时候，他把他那根圆头手杖丢到房角，把他头上的大帽子丢到桌子上，又向他的侄子大声命令道：“阿克塞，跟我来！”我还没来得及行动，教授又用急躁的声音向我喊道：“怎么？你还不来！”我赶快飞奔到我这位厉害老师的书房去了。

李登布洛克并不是一个坏人，这我也愿意承认；但是，除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不然他这一辈子总是个怪异而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他是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在讲课的时候，他总要发一两次脾气。他并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用心听他讲课、学习上是否有成就，这些细节他全不关心。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是凭“主观”讲课的，讲课只为他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一个科学的泉源，但是想从这个泉源里打水上来却是很费事的。一句话，他在学问上是个吝啬鬼。在德国这样的教授很多。

不幸的是，我的叔叔说起话来并不怎么流利，与朋友闲谈时倒还好一些，但在公共场合就不行了。对一个演讲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遗憾的缺点，因此在学院讲课的时候，教授常常会突然停下来，和一个拗口的、特别刁难人的词较劲，而那个词也似乎要顽抗到底，难度不断膨胀，最后终于被教授以不太符合科学规范的粗话的形式说了出来，他随后便会为此大发雷霆。

在矿物学里有很多拗口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术语，很难发音清晰地读出来，甚至就连诗人的嘴也很难讲出来。我并不是诋毁这门科学，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可是当一个人碰到类似“斜方六面结晶体”，“树脂沥青化石”、“钙黄长石”、“深绿辉石”、“辉钼矿”、“钨酸锰”、“钛酸氧化锆”这样的词汇时，即使最灵活的舌头也难免会说错。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有这样可以原谅的毛病，于是他们就此取乐。等他说到发音困难的地方，他越是火冒三丈，他们笑得就越厉害。这种趣味就连德国人也认为不怎么高雅。听李登布洛克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特地来看教授发脾气的，来寻开心找乐儿的。不管怎么样，我要实实在在地说，我的叔叔是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搞坏一些标本，但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敏锐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他的钻子、他的磁石、他的吹管和他的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可熔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迟疑地判定它在现代科学所

发现的六百种物质中是属于哪一类。

李登布洛克在所有国家科学机构里都得到尊敬。亨弗里·戴维先生、德洪伯特先生、富兰克林和萨宾上尉路过汉堡的时候，都要来拜望他。还有贝凯雷先生、埃贝曼先生、布鲁斯特先生、仕马先生、米尔纳·埃德渥先生都喜欢同他研究化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他在这门科学上有过很多发现。1853年，李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验结晶学通论》，这部书为大对开本，附有铜版插图；但因成本太高，还要倒贴钱。此外，我的叔叔还荣任过俄国大使施特鲁夫先生的矿石博物馆馆长，那里珍贵的藏品在欧洲闻名遐迩。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正急躁地向我大声喊叫。你们可以想象：一个瘦高个子，非常健康，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外表很年轻，五十岁左右的人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他那双大眼睛在他那副大眼镜后面不停地转动；他的鼻子既长又细，像一把锋利的刀；调皮的学生常说教授的鼻子是有磁性的，能吸住铁屑。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不过它的确能吸住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可千真万确。

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我叔叔跨一步足有3英尺。他走路时双拳紧握，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因此我想这已经足够使人清醒地认识到，陪伴在他左右一定是个错误决定。

他这栋位于科尼斯特拉斯街的住所属于半砖半木结构，整个庭院被锯齿形的山墙围绕，旁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运河经过，与城中其他河流纵横交错。1842年，这里发生过一场大火，但这一街区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

确实，这所老房子看上去有些倾斜，靠近街道的那一部分向外凸出。它的屋顶则向一旁倾斜，有些像美德协会的学生们戴的帽子。房子的垂直线也不太精确，但毕竟还很坚固，这要感谢房子前面的一株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支撑住了它，每到春天，那棵树的一些小树枝就会伸进窗口。作为一位德国教授，我的叔叔生活得还算富裕。他拥有这所房子和住在其中的人。家里有他的教女格劳班，一个17岁的维尔兰地方的少女，女佣人马尔塔，还有我。我是他的侄子，又是个孤儿，这双重身分使我成了他实验时的助手。

我得承认我非常爱好地质学这门科学；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当我和我那些宝贝石头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厌倦。

总的说来，我们住在科尼斯特拉斯街这幢小房子里是很快活的，虽然这所房子的主人脾气很急躁，尽管他的行为有些粗暴，但是，他还是很爱我的。他这个人就是不懂得有些事要等待，性子急得要命，甚至违反自然规律。

四月间，他在瓦盆里种了一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以后，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拉拉叶子，让花长得快一些。

对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只有服从命令。于是我就赶快跑到他书房里去了。

第二章 神秘的羊皮纸

这间书房简直是个博物馆。所有的矿石标本都在这里，非常整齐地贴着标签，分作可燃烧的、金属的和岩石的三大类。

我多么熟悉这些矿物学的玩意儿！我常常不去跟我同岁的小孩子们玩耍，而去欣赏抚摩那些石墨、石炭、黑煤、木煤、土煤！还有那些沥青、松香、有机盐类，它们都不能沾上一点点灰尘！还有那些金属矿石，从铁到黄金，它们的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面前消失了！还有那一大堆岩石，足够建一所我们在科尼斯特拉斯街这样的房子，甚至还可以多盖一间漂亮的房间，如果能够那样，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好了！不过，当我走进这间书房的时候，我想的可不是这些宝贝。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叔叔身上。他舒舒服服地躺在铺有天鹅绒软垫的安乐椅中，手里拿着一本书，带着极为羡慕的神情陷入了沉思。“多么了不起的书啊，多么神

奇的书啊!”他大声说道。

他的话使我想起李登布洛克教授偶尔也有藏书的嗜好，但是在他眼中，一本古书的价值只在于它难以寻见，或者至少难于辨认。

“怎么样?”他对我说，“你没见过这本书吧?这可是一件无价之宝，是我今天早晨在犹太人老海威琉斯的书摊上淘来的。”“太好了!”我装作非常兴奋的样子回答。

这本古书是四开本的，已经泛黄，封面和书脊好像是用粗劣的小牛皮制作的，还垂着一根褪了颜色的书签带。说实在的，议论这样的一本古书，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教授还在不住地发出赞赏的叫声。“你瞧，”他自问自答地说道，“这本书漂亮不漂亮?是啊，漂亮极了!装帧得美极了!这本书容易打开吗?是啊，打开任何一页它都不会合拢起来!这本书合得严吗?合得严，它的封皮和书页紧紧地合在一起，任何一处都没有空隙!它的书脊过了七百年还没有一条裂痕!啊!就连博泽里安、克洛斯和皮尔各特等装帧大师也会为这本书的装帧感到骄傲的!”

我叔叔自言自语的时候，不停地把这本古书合上又打开，我不能不问问他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虽然我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

“这本了不起的书叫什么名字呢?”我带着假装有兴趣的口气问他，虽然我的表情有些过火。

“这本书吗?”我叔叔兴奋地答道，“这是斯诺尔·斯图勒森的王纪，他是十二世纪的著名冰岛作家!这是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真的?”我继续装作惊讶的样子大声说道，“当然，这一定是德文译本了?”

“哼!”教授高声回答，“译本!我要个译本有什么用?这可是冰岛文的原本，这种独特的语言既丰富又简单，有华丽的惯用语，文法结构变化多端，它的词汇含义也非常丰富!”“就像德文。”我高兴地大胆说道。

“是的，”我叔叔耸了耸肩膀，答道，“不过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不同，冰岛文像希腊文一样有三重性，又像拉丁文一样，名词词尾可以有不规则变化。”

“啊!”我由漠不关心开始变得有些吃惊了，“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说字体是什么意思，可怜的阿克塞?字体!啊，你一定认为这是一本铅字印刷的书!你这个无知的傻瓜，这可是一部手稿啊，而且是用古代北欧的卢尼文写下的手抄本!”“卢尼文?”

“是的!现在你要我解释这个字了吧?”

“我明白。”我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常有的那种口气说。可是我叔叔不理睬我，越加起劲地讲下去，给我说明我一点都不懂的事情，也不管我想不想听。

“卢尼文，”他接着说，“是古代冰岛所使用的一种书面文字，据说是由古代天神奥丁亲自创造的呢!你来看看，来欣赏欣赏吧，你这个不信宗教的人，这可是天神想象出来的字体啊!”

哦!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面对这部神奇的书，我真想匍匐在地，用叩拜的方式回答神或王，因为那样就不会使他们感到难堪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中止了我们的谈话。一张沾满污垢的羊皮纸从书页中滑落出来，掉到了地上。

我的叔叔立刻就捡起这个玩意儿，他的急促动作是容易理解的。一件古老的文件，藏在一本古书里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代，在他看来当然是非常珍贵的。

“这是什么呀?”他嚷道。同时，他小心谨慎地在桌上摊开一小块羊皮纸，这纸长5英寸，宽3英寸，上面横行排列着一些看不懂并且像咒语似的字体。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尽力记下这些古怪的记号，因为就是这些字使得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去作了19世纪最离奇的一次旅行。

教授对这些连续符号的特征研究了一会儿，然后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宣告道：“这是卢尼文。它们看上去和斯诺里·斯图勒森手稿上的文字完全相同!但是，这些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呢？”

我认为，卢尼文就是一些学者发明出来故意刁难人的，所以当我看到叔叔也看不懂的时候——至少我看到他的手指开始发抖，而且抖得很厉害——我倒有些高兴。

“这总该是古代冰岛的文字啊！”他咕哝着说。

李登布洛克教授理应认得这些字，因为他是个通晓各国语言的学者。这并不是说他能流利地讲地球上 2000 种语言和 4000 种地方方言，而是说他至少会讲其中一大部分。

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他的急躁情绪自然将完全流露出来，我正准备看一场狂风暴雨时，壁炉架上的挂钟敲响了两点钟。

与此同时，女佣人马尔塔打开工作室的门说：“午饭准备好了。”“什么午饭，去你的！”我叔叔叫着，“做饭的和吃饭的都去你的！”马尔塔跑开了；我快步跟在后面，我不知不觉地坐在我经常在餐厅吃饭的座位上。我等待了一会儿，教授没有来，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他放弃了午饭。这次的饭菜多么好吃呀！一道芜荬菜汤、一道火腿溜黄菜和五香草莖、一道小牛肉加酸梅卤，甜菜是糖腌鲜虾，此外还有“莫赛尔”美酒。可是为了一张旧纸，这些东西他都不能享受了。作为他忠心的侄子，我认为我必须为我自己吃，也要为他吃，我认真地履行了这件事。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女佣人马尔塔在旁说，“李登布洛克教授不上桌子吃饭。”

“这真难以相信。”

“这说明有重大事件将要发生！”这个年老的佣人又摇着头说。

可是我的看法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除了我叔叔发现他的午饭已经被吃得精光的时候，他将会大发雷霆之外。

我刚吃完最后的水果，突然传来教授的一声大吼，这迫使我不得不放弃饭后甜点。我跳起来，从餐厅跑进了书房。

第三章 叔叔也迷惑了

“毋庸置疑，这是卢尼文。”教授皱着眉头说，“可是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我想把它挖出来。”

他猛一挥手，似乎下定了决心。

“坐在那儿，”他一边继续对我说着，一边伸出拳头指着桌子，“坐在那儿，准备写。”

我立刻坐下，准备好了。

“现在，我口述与这些冰岛文字相应的德文，你把它记下来。我们将发现它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不过，看在圣米歇尔的面上，你不要记错了！”听写开始了。我尽力做了。字母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念出来，记下来就成了下面一组不知所云的文字：

mm.rnlls esreuel seecFde sgtssmf unteief niedrke kt, samn atrates Saodrrn
emtnael nuaect rrilSa Atvaar nscrc ieaabs ccdrm i eeutul frantu dt, iac oseibe KediiY
听写一结束，我叔叔就将我写的那张纸抓过去，全神贯注地研究了好长时间。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他机械地自言自语。说老实话，我不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也没有问我，他还继续自言自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密码，”他说，“里面的意义是隐藏在一些故意弄乱的字母中的，如果我们把它们排列适当，就可以排成人们能够懂得的话！你想想，这里也许有一种说明或隐意，可以引导到重大的发现！”在我看来，这里什么意义也没有，可是我谨慎地隐藏起我的意见。教授又拿起那本书和那张羊皮纸，把两者加以比较。

“这两个文件不是一个人写的，”他说，“这个密码是在这部书的时代之后，而且我找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个密码上头一个字母是‘双 m’，那是在斯图勒森书上找不到的，

因为这个新字母要到十四世纪才加进冰岛文字里去。因此，在这抄本和这文件中间至少有两百年差异。”这一点我承认，看起来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猜测，”我叔叔接着说道，“这大概是这部书的某位收藏者写下的神秘文字。可是，这个收藏者又是谁呢？他会不会在这部手稿的什么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呢？”

我叔叔把眼镜推到额头，拿起一个高倍放大镜，仔细检查着这部书的空白页。在第二页，也就是扉页，他发现了一个污点，看起来像是一块墨迹。但是，经过细细观察，他辨认出那是一些抹掉了一半的字母。我叔叔立刻认定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于是他加倍努力地研究起这块墨痕来。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他终于认出了下面的这些卢尼文，并毫不费力地读了出来：

“阿恩·萨克努塞！”他得意洋洋地叫着，“这是个人名，而且还是冰岛人的名字！他是十六世纪的一位学者，是位非常有名的炼金术士！”我看着我叔叔，打心眼里佩服他。

“这些炼金术士们，”他接着说，“像阿维森纳、培根、勒尔、巴拉赛尔斯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那个时代的卓越学者。他们的一些发现，我们至今还都十分惊异。这位萨克努塞可能会将某种令世人震惊的发明藏在这份不可理解的密码里，为什么不会呢？应该是会的，肯定是会的。”教授的想象力被这个假设调动起来了。“毫无疑问，”我鼓起勇气回答，“可是这位学者又为了什么要把某种奇妙的发现隐藏起来呢？”

“为什么？为什么？啊！我怎么知道？加利里奥不是把土星的发现这样隐藏起来的吗？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知道的：我要知道这个文件的秘密，我将要不吃不睡，直到发现它为止。”“哎呀！”我自己想。

“你也是这样，不吃不睡，阿克塞。”他接着说。“天啊！”我对自己说，“幸亏我才吃了个双份！”

“现在，”叔叔又说，“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密码的原文，这件事应该不困难。”

听到这话，我很快地抬起头来。叔叔继续自言自语道：“没有更容易的事了。在这文件里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其中有七十九个子音和五十三个元音。这差不多符合南欧文字中的一般比例，要是北欧文字，子音就要丰富得多了。因此它应该是一种南欧语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可那是什么语言呢？”

我向学识高深的教授寻求的是回答，但是我等到的却是他那深刻的分析。“这个萨克努塞，”他继续说道，“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以当他不用母语写作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十六世纪的文化人通用的语言，我是指拉丁文。如果我搞错了，我只能再试试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但是十六世纪的学者一般都用拉丁文写作，所以我有理由首先认定，这些文字是拉丁文。”

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对拉丁文的美好记忆，使我反感这种假设：“这些粗俗的字怎么可能是诗人维吉尔所使用的美妙语言呢？”

“是的！是拉丁文，”我叔叔又说，“不过，它是弄乱了排列的拉丁文。”“好吧！”我思忖道，“我的叔叔啊，要是你能把它理清，那才算你有本事呢。”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重新拿起我写的那张纸说道，“这里一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字母，它们显然是弄乱了排列的。有些字里只有辅音字母，如第一个字mmrnlls；相反，有一些字里元音字母倒很多，如第五个字unteief，又如倒数第二个字oseibo。因此，这种排列显然不是原来的拼法：这种排列是按照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规律，严密地进行的，整篇都是这样。看来可以肯定，先写下正确的句子，然后按照某种规律将它重新排列，就成了现在这种样子。我们要找出这条规律。谁掌握了这份密码的钥匙，谁就能读通句子。阿克塞，你有这把钥匙吗？”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眼光正停留在墙上的一个美妙的画像上，那是格劳班的画像。叔叔的这个学生正在阿尔托纳，在她的一个亲戚那里；她不在这里使我非常忧郁，因为，我现在可以说出来，这个漂亮的维尔兰女孩子同教授的这个侄子正在恋爱，像

德国人那样耐心而安静地恋爱着。我们已经背着叔叔订了婚，他太专心于地质学，不了解其他情感。格劳班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黄头发、蓝眼睛，性格有点严肃，脾气有点认真，但她非常爱我。至于我这方面，我简直崇拜她，如果用日耳曼文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的小姑娘的情影把我一时从现实世界带到了幻觉和回忆的世界去了。

我工作和娱乐的忠实同伴，此刻正在画像上俯视着我。每天，她都会帮助我整理叔叔那些珍贵的石头，陪我给它们贴上标签。格劳班小姐是一位了不起的矿物学家！在某些问题上她甚至可以给专家上课。她喜欢研究科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我们俩在一起学习的时光，是多么令人愉快啊！我经常羡慕那些被她柔美的手指抚摸过的石块，它们是多么幸福！休息的时间，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出家门，沿着奥斯特的林荫道，幸福地并肩走向古老的风车磨坊。风车磨坊与湖水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我们手挽着手边谈边走。我讲些故事给她听，她笑得多么甜。我们就这样走到易北河边；对在巨大的白莲中间游来游去的天鹅道过晚安之后，我们就乘汽船回到堤岸上。

我正沉醉在白日梦中，我叔叔用拳头在桌上一敲，将我猛地又捎回现实世界来了。

“我们来瞧瞧，”他说，“要把一个句子中的字母弄乱，我认为人们所想到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要把这些理应平行写下去的字母从上往下写。”“亏你想得出！”我心里想道。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那样结果如何。阿克塞，随便在这张纸上写上一句你喜欢的话，只是字母的排列不要像平时那样前后相连，而是要按照顺序竖着写，写成垂直的五到六行。”

我领会了他的意思，立刻在纸上写下了下面这句感慨的话：I y l o a u l o l w r b o u ,
n G e v w m d r n e e y e a !

“好。”教授看也不看就说道，“现在，把这些字母写成一横行。”我照办了，就得到下列的结果：

J m n e , b e e , t G e t ' b m i r n a i a t a ! i e p e u

“好极了，”教授一面说，一面从我手里把这张纸拿了过去，“这正像那个古老文件的样子；这些子音和母音都排成一样的混乱形式；也有大写字在字的中间，标点也是这样，跟萨克努塞的羊皮纸一模一样！”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叔叔对着我说道，“要念出你所写的话，至于你写了什么，我事先并不知道。我只要把每一个字母顺序排起来。”叔叔就念起来，结果他很诧异，我也很诧异。“我真爱你，我的小格劳班！”“什么？”教授说。

是的，我自己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写下了这句泄露心事的话。“啊，你爱上了格劳班！”叔叔用老师的严厉口气问我！“是的……不是……”我支吾着回答。

“你爱上了格劳班！”他又梦呓似的说道，“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那份文献上去吧。”

叔叔又全神贯注地陷入了沉思，似乎已经忘了我写下的那句轻率的话。我之所以说那句话轻率，是因为在学者的伟大头脑中，根本没有放置爱情的地方，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爱情这件事。幸运的是，那份重要文献完全占据了他的注意力。

在他进行这项重大试验的时候，李登布洛克教授的眼光透过眼镜射出来。他拿起那张年代久远的羊皮纸时，双手颤抖。他的心情非常激动。最后他用力咳嗽一声，以严肃认真的口气，按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的顺序念下去。我把它听写下来，就成了下面这样：messunkaSenrA.icefdok.segnittamurnt ecertserrette , rotaivsadua ,
ednecsedsadne neretarcsiluco YsleffenSnI

写完了以后，我必须承认我很激动，这些字一个个排下去看来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我等待着教授庄严地说出一句漂亮的拉丁文。

但是真想不到！他沉重的一拳头震动了桌子。墨水溅出来了，我手里的笔震落了。

“这不对，”叔叔喊着，“这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他像一颗子弹似的穿过书房，像雪崩似

的下了楼梯，一直冲到科尼斯特拉斯街，尽快地沿着科尼斯特拉斯街向前奔去。

第四章 我找到了钥匙

“他走了吗？”马尔塔听见外面大门的响声就跑来喊道，“外面用力关上的门使得整个房子都震动了。”

“是的，”我说，“的的确确走了！”

“啊！他的午饭怎么办？”这老佣人问道。“他不吃午饭了！”“他的晚饭呢？”

“他晚饭也不吃了！”

“这是怎么了？”马尔塔两手紧抓着问。

“不吃了，马尔塔，他再也不吃饭了，家里人也都不吃饭了！李登布洛克叔叔要我们都挨饿，除非他能解开一个绝对解不开的古老谜语！”“哦，上帝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饿死了！”

我几乎不敢承认马尔塔的话，在我叔叔这种极端统治者的管辖下，这种命运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老佣人显然变得惊慌起来，她一边走回厨房，一边可怜地叹息着。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这时想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给格劳班。但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教授随时都可能回来。他要是叫我怎么办？他也许要重新开始这项解谜工作，而这个字谜请古代的俄狄浦斯来也未必能解开！他如果叫不到我，那会怎么样啊！？

最好还是留下来。就在这时，贝桑松地方的一位矿物学家给我们送来一些硅石晶块，需作分类。我就开始工作起来。我把它们作了分类，贴上标签，将这些中空而晃动着小块水晶的石头全都放在玻璃柜里。

但是这件工作并不使我感觉兴趣，那份古老文件很奇怪，还是牵引着我。我的头脑感觉混乱，我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就要有一场重大变故。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的含晶石都已经整理好了。我躺在那个“乌特烈绒”大靠椅上，垂着两臂，头向后仰着。我燃着我的长而弯的烟斗，烟斗上面雕刻着一个玉体横陈的仙女，我看着那仙女渐渐被烟熏成一个黑人的过程作为消遣。我时时倾听着楼梯上的响声，但是没有声音。叔叔这时会在哪里呢？我想象他在阿尔重纳道上美好的树荫下跑着，指手画脚地用他的手杖击着墙，狂暴地打着草，把野草打断，扰乱宁静的天鹅的休息。

他回来的时候，是得意洋洋还是垂头丧气呢？究竟谁更厉害，是他还是那个秘密？我这样问着自己，无意中又拿起了那张纸，上面排列着我写下来的那一串不可理喻的字母。

我不断重复地问着：“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企图把这些字母组合成一些词汇，但是枉费心机。无论我把它 2 个、3 个，还是 5 个、6 个组合在一起，结果这些词还是没有任何意义。可以确定的是第 14、15 和 16 个，这 3 个字母可放在一起组成英文的 ice（冰）；第 84 个、第 85 个和第 86 个则可组成英文的 sir（先生）。后来，我在这份文件的第二行和第三行中，又看到了一些拉丁字，如 rota（轮子）、mutabile（可以改变的）、ira（怒气）、nec（不）和 atra（残忍）等等。

“喔哟，”我想道，“这最后几个字好像证实了我叔叔的推断，这份文件真是用拉丁文写的！同时，在第四行，我还看到一个拉丁字 Luco，它可以译成“神圣的森林”。不过，在第三行，我看到了 tabiled 这个字，它的拼法完全像希伯来语；而最后一行的几个字，像 mer（海）、arc（弓）、m re（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法语了。”

这真叫人发疯了！这些不同的字怎么能成一个句子？这些字“冰，先生，怒气，残忍，神圣的森林，能改变的，母亲，弓和海”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只有把头一个字和最后一个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因为在冰岛写的文件里，有“冰海”这样的话当然并不奇怪。可是要了解这密

码里其他的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是在同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作斗争；我的头脑发热；我的眼睛冒火，这 132 个字母好像在我面前飞舞着，仿佛四围的空中都是些闪耀的银珠，使我的血沸腾，我陷入一种梦幻状态，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空气。我机械地拿起这张纸来当扇子扇风，这张纸的上面和反面都在我眼前出现。

在这张纸片快速挥动的过程中，有一次纸的背面转到了我的眼前，令我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些清晰的拉丁文字比如 craterem（火山口）和 terrestre（地球）。

我就这样突然之间看到了一线光明；这些迹象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事物的真相；我发现了密码的规律。要读懂这份文件，只要倒过来从后往前念就行了！啊！密码的文字译出来了，我把它写下来了，能将它流利地读出来了。教授的一切巧妙方法都会获得成功。他这样处理字母是有道理的，他这样认定文件的语言是不错的！仅差一步他就能解读出这句拉丁语，而这一步，却竟然为我所获！

我激动到了何种地步，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来！我的双眼模糊了，看不清楚了。我把这张纸平摊在桌子上。我只要看一眼就掌握这一秘密了。最后我设法使我冷静一些。我命令我自己在房里走两圈来平定我的紧张情绪，然后又坐在那大椅子上。

“现在念吧！”我喊着，首先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我伏在桌上；我用手指着每一个字母，一点没有阻碍，没有迟疑，我就高声朗诵出全部句子来。可是这结果多么使我惊讶恐怖啊！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像突然受了一次打击。

“什么？我所听到的是什么事啊！一个人能那么大胆敢下到那里吗？”“啊！”我跳起来叫着，“不能，不能！叔叔不能知道这件事！他一定会去作同样的旅行的：他会打算试一下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他！像他那样固执的地质学家！他无论如何总要去的！而且他要带我去，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

我的情绪异常激动，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不，不，不能让他知道！”我坚决地说，“既然我能阻止这个暴君知道这份古文献的秘密，那么我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他把这张纸翻来覆去地研究，他也可能会发现这个秘密！我必须将它毁掉！”

壁炉里还有一些余火。我不仅拿起这张听写纸，而且还拿起萨克努塞的原稿，我正用焦躁不安的手，要把一切都投到炭火里，毁掉这害人的秘密，恰恰就在这时，工作室的门打开了。我叔叔回来了。

第五章 叔叔的决定

我仅仅来得及将这份不吉利的文件放回到桌子上。

李登布洛克教授回来时，仍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他一直在思考着，大脑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显而易见，他已经仔细分析过这件事情，在散步时运用了他全部的想象力，现在回来要采用某种新方法了。正是这样，他坐在扶手椅上，拿起笔来，开始写出一些公式，好像在进行代数运算。

我留神看他发抖的手：他的每一动作我都非常注意。他会发现什么惊人的结论么？我在发抖，但是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那真正的唯一的答案已经被我发现了，任何其他解法显然都是白费力气的。在漫长的三小时内，叔叔只是工作着，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抬头，一千次划掉了又重作，放弃了又重新开始。我很明白，如果他能把这些字母按照合适的位置排起来，他就能念出这个句子。但我也知道仅仅 20 个字母就有着 2, 432, 928, 166, 640, 000 种排法。这句子有 132 个字母，这 132 个字母排列的变化要用 133 个数目字才能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计算的数目，简直无法想象。

看到叔叔这种大无畏的解决困难的方式，我感到安心了。

时间在飞逝，夜晚来临了。嘈杂的街道安静下来，叔叔俯身在他的功课上，根本无视外界的存在，甚至马尔塔开门走进来他也没有感觉。这位忠诚的老佣人问道：“先生，要吃晚餐吗？”但是，叔叔什么也没有听到。

可怜的马尔塔得不到回答，只好出去了。在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困意终于将我制伏，我倒头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此时，李登布洛克叔叔还在不停地计算着。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不知疲倦的埋头苦干的人还在工作着。他两眼通红，脸色苍白，头发被焦躁的手弄得凌乱不堪，颧骨泛着紫色，这些迹象表明在逝去的几小时内，他是如何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要干出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来；他是在身心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依然聚精会神地工作着的。

真的，我动了恻隐之心。尽管我相信我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他，某种感情却攫住了我。这个可怜人是那样废寝忘食地专心工作，竟至忘了发脾气。他充沛的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但由于这些精力没有正常的发泄方法，我担心它们的紧张程度会使他突然大发雷霆。

我可以一下子就把他头上的铁箍去掉，只用说一个字就够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去作。

我这也是出于好意。我为什么一声不响呢？还不是为了叔叔的利益。“不能说，不能说，”我自言自语道，“我不能说出来！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会去的，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他的想象力非常强烈，为了要作别的地质学家没有做过的事，他会冒险的。我要隐瞒着；我要保守秘密；他一发现，就会害死他的。他要是猜得出来，就让他猜好了；我可不愿意将来因为把他引上了灭亡的道路而后悔。”

下定决心之后，我就开始袖手旁观，但是我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

当我们的好马尔塔正要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大门锁着，而门钥匙却不见了。是谁拿走了钥匙呢？显然，是叔叔昨天晚上匆匆散步回来时拿走了。

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吗？还是一时疏忽？他要我们挨饿吗？真要这样，我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马尔塔和我，我们俩与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难道也要我们受苦受难吗？啊，我想起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事，真叫我们害怕。那是在几年前，当时我叔叔正从事他那伟大的矿石分类工作，他连续 48 小时没有吃东西，全家人也必须享受这种科学待遇。我是个食欲旺盛的孩子，结果饿得胃都痉挛了。

看来，今天的午饭要像昨日的晚饭一样被取消了。我就下定决心要作条好汉，在饥饿面前绝不让步。马尔塔这个好心的女人却把这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十分忧伤。至于我，我倒是觉得无法出门更使人担忧，理由就不用说了。你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叔叔仍在不停地工作，他一心只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他的心完全不在人间，他也没有任何人间的需求。

将近中午时候，我已经饥饿难耐。昨天晚上，马尔塔已经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剩饭剩菜全都吃光了，因此目前家里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不过，我还是要英勇地坚持下去。

下午两点钟了。情况变得荒谬不可忍受：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开始对我自己说，我是把这文件的重要性估计过火了；叔叔不会相信它的；他将认为这是一种荒谬意见；就是他要去冒险，也可以阻止他的；而且如果他自己发现了这个谜语的钥匙，我岂不是白白饿了一顿。

这些道理昨天晚上我都认为不值得考虑，现在看起来都成为很好的理由了；我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我决定要告诉他。我正想找一个不太突然的方式来向他说明，这时教授站起来，戴上帽子，又准备要出门去。

我不能放他出去，再把我们关在家里。“叔叔。”我说。他好像并没有听见。

“李登布洛克叔叔！”我高声地又叫了一次。“哦？”他好像突然才醒过来。“啊，那钥匙？”

“什么钥匙？门上的钥匙吗？”

“不是，”我喊叫道，“文件的钥匙！”

教授从眼镜上面看着我；他一定注意到我的神情有些异样，因为他用力抓住我的手臂，没有说话，只是用眼光询问着我。确实，从来没有比这表达得更加清楚的疑问了。我的脑袋自上而下地点着。

他摇了摇头，有一种怜悯的表情，好像他是在和一个傻子打交道似的。我更加肯定地这样点着头。

他的眼睛发出热烈的光芒，更加用力地抓住我的手臂。

最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会对这种情况下的无声交谈感到兴趣。说真的，我这时竟至不敢开口说话了，因为我很害怕我叔叔狂喜之下拥抱我时，会把我闷死的。可是他是那样着急，我不得不说了。“是的，密码的钥匙！我偶然找到的！”

“你说什么？”他叫起来，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

“拿着，”我说，一面把我听写下的那张纸递给他，“念吧。”“可是念不出什么意思啊！”他答道，把那张纸也揉皱了。

“如果你从头念，那是念不出什么意思来的，不过假使你从后面念起——”我还没有说完这句话，教授发出喊声，或者可以说是吼声！这是想不到的事，他的容貌也变了。

“聪明的萨克努塞！”他叫道，“原来你是先把你的话写在反面的！”他的目光迷蒙，声音断断续续，拿着纸，从下而上地读完了全部文件。文件是这样的几句话：

In Sneffels Yoculis craterem kem delibat umbra Scaxtaris Julii intra calendas descende, audas viator, et terrestre centrum attinges. Kod feci. Arne Saknussemm.

将这些不妙的拉丁文译出来便是：

勇敢的探险者，7月之前，斯卡丹里斯的阴影会落在斯奈弗的杰库尔火山口，你可以从这里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达过那里。阿恩·萨克努塞。读完这段文字之后，我叔叔突然触电一般跳了起来。他的勇气、喜悦和信心变得空前高涨。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双手抱着脑袋，不时地移动着椅子，或者把书堆放在一起，或者胡乱扔着他那些宝贵的水晶石。他挥舞着拳头，打打这里，拍拍那里。最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猛然跌坐在椅子上。

“什么时候了？”安静了几分钟以后，他问道。“三点钟，”我答道。

“是吗？我饿了。我们吃饭去。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你给我打行李。”

“给你打行李？！”我叫道。“也给你自己打，”无情的教授说道，一面走进了餐厅。

第六章 辩论

这些话使我感到全身发冷。然而，我竭力控制自己，甚至决定表现出一副满意的样子。我知道，只有科学论据才能影响李登布洛克教授，而这种科学论据很多，也能够非常有力地证明这种旅行是荒唐的。前往地心！多么荒诞的想法！可是我决定暂时保留我的辩论才能，先到餐厅吃饭。我不想复述我的叔叔看到空荡荡的餐桌所发出的诅咒，不过他的愤怒很快便过去了。马尔塔重新获得了自由，她急忙跑到市场，动作之迅速以至于一个小时之后，我的饥饿感便消除了，然后我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吃饭的时候，我叔叔兴致颇高；他还开了些玩笑，当然这些玩笑是无伤大雅不失其学者身分的。用完餐后甜点，他对我作了个手势，要我跟他到工作室去。

我听从了。他坐在工作桌的一端，我坐在另一端。

“阿克塞，”他温和地对我说，“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正当我绞尽脑汁觉得毫无希望

而要放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在歧路上走到了哪里呢？谁也无法知道！我的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你将和我一同分享我们就要获得的荣誉。”

“好！”我想，“他现在心情愉快着呢，这正是和他讨论要种荣誉的好机会。”

“最主要的，”叔叔重新说道，“我坚持要绝对保守秘密，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劲敌，他们很想作这样一次旅行，可是只能等我们这次旅行成功以后才让他们知道。”“你以为，”我问道，“真有许多人想冒这种险吗？”

“当然罗！能得到这种荣誉，谁会犹豫不决？如果这个文件公开了，就会有大批地质学家立刻想去追寻阿恩·萨克努塞的踪迹！”

“我并不肯定这一点，叔叔，因为我怀疑这个文件是否确实。”“什么！这是从那本书里发现的呀！”

“我也相信那些字是萨克努塞写的，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他真作过这样一次旅行——难道这件事不会根本就是故弄玄虚吗？”

最后一句话有些冒失，我几乎后悔把它说了出来。教授的浓眉皱起来了。我担心这场谈话会变得不愉快。然而幸运得很，居然没有什么。我的严厉的对话者的嘴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他回答我说：“这我们以后会知道的。”

“啊！”我有点犹豫地说，“可是关于这个文件我还有其他和你不同的意见，请允许我讲出来。”

“说吧，孩子，不要有任何顾虑。你完全有权利自由地表达你的意见。现在，你不再是我的侄子，而是我的同事。请你说下去。”

“好吧，首先我希望知道那个杰库尔、斯奈弗和斯卡丹里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名字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当然没有听到过。最近，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地图，那位朋友名叫奥古斯塔斯·彼德曼，住在莱比锡。这张地图到得太及时了。请把大书柜第一栏第四格以Z字母开头的第三本地图拿给我。”

我站起来，按照这些明确的指示，立刻找到了所需要的那本地图。我叔叔打开地图说道：

“这是冰岛最好的地图之一，是安德森先生收藏的，我想它会给你解决困难的。”

我俯身注视着地图。

“这是由火山组成的小岛，”教授说道，“注意这些火山都叫杰库尔。这个字在冰岛文中的意思是冰川，冰岛的纬度较高，那里的火山爆发大部分是通过冰层发生的。因此，这个岛上的火山都叫杰库尔。”“哦，”我回答道，“那么斯奈弗是什么意思呢？”

我满以为他无法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错了，叔叔回答道：“跟我一起看看冰岛的西部海岸。你看到了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吗？看见了？好。再顺着这些被海水侵蚀的数不清的峡湾往上看，注意纬度六十五度下面一点的地方，你看见了什么？”

“有一个好像一根瘦瘦的骨头似的半岛，尽头像一根巨大的膝盖骨的形状。”

“这个比喻很好，我的孩子，你在这根膝盖骨上看见什么没有？”“看见一座好像伸到海里去的山。”“对！这就是斯奈弗。”“斯奈弗？”

“就是它，这座山高约五千英尺，是这个岛上最有名的山岳之一——如果它的火山口可以通到地球中心，它的确可以成为地球上最著名的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喊道，厌倦地耸耸肩。

“怎么不可能？我能知道吗？”教授郑重其事地问道。“因为火山口里一定充满了燃烧着的熔岩，所以……”

“如果它是一座死火山呢？目前的活火山只有三百座；有许多是死火山。斯奈弗属于死火山，根据记录，一共只喷过一次火，就是1219年的那一次，此后它一直是完全熄灭的。”

这番肯定的论证，使我无言可答。我只好把话题转到文件的其他疑问上。“斯卡丹里斯是

什么意思呢？”我问道。“还有七月这个月份怎么会夹进来的呢？”

叔叔思考了几分钟。在这短暂的时刻，我又产生了一线希望，可是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叔叔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不可知的问题，对我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这证明，萨克努塞希望巧妙而谨慎地把他的发现告诉别人。斯奈弗有好几个火山口，而他必须指出通向地心的那一个火山口。这位聪明的冰岛人是怎么做的呢？他通过观察发现：将近7月的时候，也就是6月的最后几天，一座名叫斯卡丹里斯的山峰的影子正好落在这个火山口上，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发现写进了那封密码信。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准确地指示出火山口的位置呢？这样，当我们到达斯奈弗山顶以后，就不用考虑该走哪条路了。”

显而易见，我叔叔能回答我每个问题。我明白了要用这张古老羊皮纸上的字句去诘难他，是不会成功的。因此我不再在这方面向他猛烈进攻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征服他。我要从科学角度提出些异议，在我看来，这是更有说服力的。

“好吧，”我说，“就算我同意您的观点吧，萨克努塞的这句话是清楚的，没有任何疑点。我甚至同意这份文件看来是完全真实的。这位学者确实到过斯奈弗山，他看到过斯卡丹里斯山的影子在7月初以前落在火山隘口上；他也真的从那个时代的传奇故事中听说过这火山口通往地球中心；至于说他亲自到过那里，至于说他作了这次旅行又从那里生还人间，他真的这样做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叔叔带着轻微的嘲笑口吻问道。

“因为根据一切的科学理论，都能证明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哦，科学理论能证明这一点吗？糟糕而陈腐的理论。多么讨厌啊！”我发现他在揶揄我，可是我继续说道：“是的，大家都知道，每往下七十英尺，气温就上升摄氏一度，如果这一说法仍然正确，地球的半径有四千英里，那么地球中心的气温就是大约两百万度。那里的一切都像白热化的气体，因为金子、白金和最硬的岩石都不能抵抗这种高温。你想怎么可能到那里去呢？”

“那么只是气温使你有所顾虑吗？”

“当然，我们只要下去三十英里，就到了地壳的底层了，因为那里的温度已超过一千三百度了。”“你是不是怕被融化了？”

“这个问题我留给你来判断好了。”我不高兴地回答。

“这就是我的决心。”李登布洛克教授带着一种优越的神气说道，“由于我们人类只穿越了地球半径的千分之十二，因此你和任何人都不可能了解地球内部的情况。可是，科学理论是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在傅利叶之前，人们不是一直认为星际空间的温度是在不断递减的吗？而今天我们却发现，宇宙空间的最低气温不会超过零下四十度或零下五十度。那么，地球内部的高温为什么不能符合这一规律呢？在一定的深度，它完全可能达到极限后不再继续升高，不会达到最耐热的金属都会熔化的熔点。”既然我叔叔用假设的方法来谈问题，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此外，我要告诉你，有一些真正的学者，其中有普瓦松，已经证明如果地球内部存在着二十万度的高热，由溶解物质所产生的白炽气体就会具有一种弹力，由于地壳抵御不了这种弹力，就会爆炸，这正像汽锅的内壁承受不了蒸汽的作用而发生爆炸一样。”“这不过是普瓦松的看法罢了，叔叔。”

“不错，但是其他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地球内部既不是由气体也不是由水组成的，更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由重石块组成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地球的重量要比现在轻两倍。”“啊！利用数字，便能证明所设想的任何事情！”

“但是从事实来看，不也是这样的吗，孩子？火山的数目不是一直在减少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地球内部如果有热，它也在不断地降低？”

“叔叔，要是你尽谈一些假设，我就不再跟您讨论下去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有一些非常博学的人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你还记得1825

年著名的英国化学家亨弗里·戴维对我所作的那次访问吗?”

“一点儿都记不得，因为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十九年的事情。”

“亨弗里·戴维是在路过汉堡的时候来看我的。我们谈了很久，也谈到了地球内部是液体的这个假定。我们两个都认为这种液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所根据的理由，在科学上还没有什么论证可以驳倒它。”“什么理由?”我有点惊奇地问。

“就是这种液体一定会像海洋一样受月球的吸引，因此地球内部每天就会产生两次潮汐。地球受潮汐掀动，就会引起周期性的地震!”

“然而，地面表面曾经燃烧过，这是很明显的事，因而可以假设，地壳外层先是冷却下来了，而高热却积聚在地球中心。”

“这是错误的，”我叔叔回答道，“地球曾经热过，那是由于它表面燃烧过的缘故，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所造成的。它的表面是由大量的金属组成的，如钾和硫；钾和硫的特性是一经和空气和水相接触就会燃烧；当大气层的蒸汽变成雨落到地上时，这些金属就起火了；当雨水逐渐地流入地壳的裂缝中时，又引起新火灾，伴随着爆炸和火山爆发。这就是地球形成初期有无数火山的原因。”

“啊，多么聪明的一种假设呀!”我有点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这是亨弗里·戴维向我证明过的一个简单实验。他用钠和钾做了一个金属球代表地球，他让水珠落在金属球表面，这部分立刻发生了膨胀、氧化，形成了一个山状的凸起，随之发生了爆炸，然后热量传遍了整个金属球，以至于烫得不能用手去拿。”

说实话，教授的论据开始使我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他一贯所具有的活力和激情，使他的论证具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你看，阿克塞，”他接着说，“地质学家们对于地心的状态有着各种各样的假设；关于地心存在着高热的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丝毫的证明。依我看来，地心高热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存在；这我们以后会知道的，再说，我们会像阿恩·萨克努塞一样，知道怎样对付这个重大问题。”“对！我们会搞清楚，会亲眼看到的——如果到了那里能看得见东西的话。”我回答道。我也有点跟他一样地兴奋起来了。

“为什么不能？那里可能会有电的现象，那么就会有光。会照亮我们，甚至在接近地心的时候还可以借助大气压力的作用，它也能发光。”“不错，对！”我说，“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可能！”叔叔胜利地结束道，“可是不许声张，对于每一点都不许声张，别让任何人比我们先到达地心！”

第七章 行前准备

这次难忘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种交谈使我非常激动。离开我叔叔的工作室时，我像一个头脑发昏的家伙，似乎汉堡所有街道上的空气都不够新鲜，不能使我恢复平静。于是我就来到易北河边的蒸汽渡轮旁，这种渡轮是将城市和哈尔堡铁路连接起来的交通工具。

我是不是相信刚才所听到的一切？我是不是被李登布洛克教授说服了？我该不该认真对待他要去地心的这个决定？我刚才听到的那番议论是一个疯子的荒谬思辨呢，还是一位伟大天才的科学推断？在这一番议论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

我在无数互相对立的假设中彷徨不定，始终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而我记得我已经被说服了，虽然我的热情正在减退。我真的愿意立刻就能动身，这样我就不必再费时间前思后想了。是的，我还是有勇气的，如果当时立刻整装出发的话。

但是，我必须承认，一小个小时之后我那种不自然的激情已经消失了。我的神经放松下来，似乎从地球深处又回到了地面。

“这简直荒唐!”我喊道,“这毫无意义。多么可笑的计划!不对——我一定是做了一场噩梦。”

当时,我沿着河岸前进,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城镇,后来我又心血来潮地走在通向阿尔托纳的路上,不久我的神智就清醒过来了,因为我能肯定我的格劳班正在精神抖擞地向汉堡走去。

“格劳班!”我一见到她就喊道。这女孩子停了下来,显然由于在马路上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而感到有些诧异。我走了十来步,就已站在她的身旁。

“阿克塞!”她惊奇地叫道,“哦!你是来看我的。我知道。”但是她显然发现我的表情有些特别——不安和焦急。

“怎么了?”她抓住了我的手问道。我只说了几句话,就足够使她明白所有的事情。她静默了几分钟,不管她的心是不是像我的心一样地跳动,但是她被我握着的手却并没有颤抖。我们差不多一同走了一百步路,然后她说:“阿克塞!”“恩?亲爱的格劳班。”

“这将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听了这句话,我惊得跳了起来。

“是的,阿克塞,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侄子,这种旅行是有价值的。一个人用一种了不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这是一件好事。”“怎么,格劳班,你难道不反对我进行这样一次旅行?”

“不,亲爱的阿克塞,如果你们不担心一个可怜的姑娘会妨碍你们,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

哦!女人,少女,女性的心灵,总是那么不可理解!你们不是人类中最胆怯的人,就是人类中最勇敢的人!全凭你们自己决定。什么!这个女孩子正在鼓励我去参加这次疯狂的远征!她也毫不惧怕地要去冒一次险!她深深地爱着我,却怂恿我去冒这次险!我张皇失措,我还不得不承认我有些羞愧。

“好吧,格劳班,”我答道,“我们看看明天你是不是还这样说。”“明天,亲爱的阿克塞,我讲的话将和今天讲的话完全一样。”

我们手挽着手继续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使我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中。我自己想着:“反正七月份还早着呢,为了这一次的地下远征,叔叔还得治疗他的狂躁病,在这段时间内还会发生许多事呢!”

我们回到科尼斯特拉斯街的时候,天已经很晚。我以为家里会非常安静,叔叔按照习惯应该早已经上床睡觉了,马尔塔会在餐厅收拾东西。但是,我对教授的急性子估计不足。我看到他正在大喊大叫,挥舞着手臂指挥那些在门口卸货的工人,而老佣人在一旁忙得团团转。

“来,阿克塞,”他一看见我就喊道,“快,你的行李袋还没有整理,我的身分证还没有安排好,我行李袋的钥匙找不到了,我的橡皮靴还没有送去呢!”

我大吃一惊,话也说不清楚了:“我们现在就走吗?”

“当然罗,你这个傻小子,你现在先出去散散步,别待在我的身边!”“我们这就走?”我无力地重复着。“是的,首先你要知道是后天走。”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逃进了我的小房间。这件事是无疑的了。叔叔整个下午都在收拾这次远征所需要的东西,石子路上堆满了绳梯、火炬、长颈瓶、铁镐、尖端包铁的手杖等等,够十个人搬的!

我熬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第二天很早我就被叫醒了。我已经决定不开门。然而我如何能抵制得了那温柔的叫声:“亲爱的阿克塞!”我出来了,希望我那由于失眠而造成的苍白的脸色和红红的眼睛能改变格劳班的主意。

“啊!我亲爱的阿克塞,”她对我说,“我看你现在好些了,昨天一夜已经使你镇静下来了。”

“我镇静下来了?”我心里想。